

世界華文文庫

也曾走過

《靈山》一段路

王尚政 著

銀河出版社

I26
W2

也曾走過《靈山》一段路

王尚政 著

總編：傅天虹
主編：路羽
美編：王琪
編輯：亞芬

世界華文文庫

書名：也曾走過《靈山》一段路
作者：王尚政

出版：銀河出版社

地址：香港銅鑼灣郵政

三一一三信箱

電話：九〇二六五七五一

印刷：本社印刷部

印數：一萬冊

發行：本社發行部

版次：二〇〇一年五月版

國際書號：ISBN 962-475-518-3

定價：港幣五十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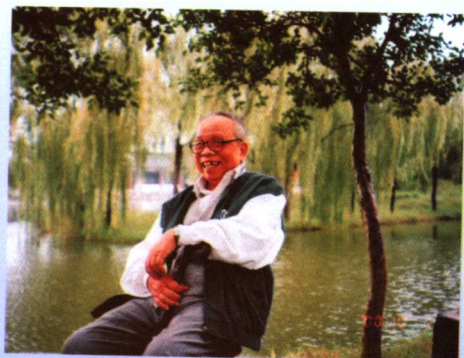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武當山丹江口水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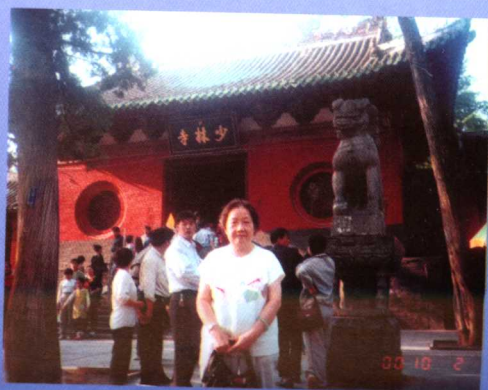
李清照故居前的漱玉泉



坐觀開封龍亭御道的喜悅



龍門石窟伊水旁



嵩山少林寺前



黄河呀，母親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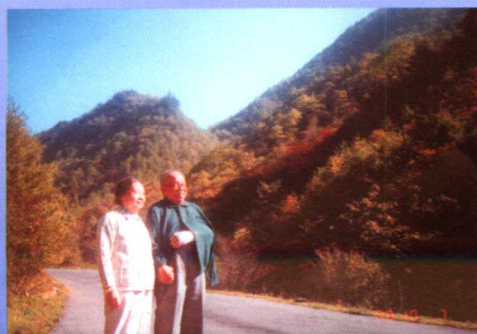
襄陽古隆中三請諸葛處



香溪昭君浣紗處



色彩繽紛的神農架



誰說神農架草木凋零



上武當山龍頭進香後



色彩繽紛的神農架樹木

作者簡介

王尚政，原名王尚華。太平洋戰爭后，活躍于菲律賓華僑左派文壇，在導報、公報、商報上發表大量詩文。一九四九年經香港回國，長期從事文藝創作。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出席中國三屆文代會和參加中國作協的文學講習所學習。一九七九年來港定居。著有長編《逝水餘波》，中短篇《女兒夢》，文藝結集《情海波濤》，散文選《戀》，論文《問雲集》。

目錄

- 3 ※自序(之一)
- 5 ※自序(之二)
- 7 ※前奏曲

10 ※也曾走過《靈山》一段路

25 ※附錄

28 ※悟——在李清照紀念館

35 ※千古是非說隋煬

45 ※太湖邊上思悠悠

51 ※京口瓜洲一水間

62 ※武夷縱橫

68 ※臺灣游踪

86 ※開創費厄·潑賴局面

——致聯合出版公司公開信

自序 (之一)

香港這個文學大筵地，說來也頗別致，幾個人把住幾個地段，各自耕耘開來，各自標青自己的特色；也說得百花齊放吧，雖然玫瑰、鬱金香終是少見，有遍山黃花寂寂開也不錯了。自從《靈山》受過諾獎、高行健旋風訪港後，忽然熱鬧起來，仿佛野人洞裏長出了另一種新花，神秘秘、迷迷恍恍的，出現甚麼『超越』，甚麼『退回』，甚麼最具文學『狀態』，甚麼『背叛』的快感等光照（見附錄），玄極了，仿佛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壇一片荒蕪，好幸有一粒種子『選擇逃亡』到靈山野人洞，才避開了世紀災難，世上才保住了這麼一朵神奇的花。

我有幸踏足神農架，所以說得也曾走過《靈山》一程路；自没好彩，我没采到野人洞裏甚麼花，祇在王昭君浣紗的香溪邊拾到一根野草。但看見野草仰承陽光雨露，居然也長得茁壯；聽見野草在風中歌唱，也很慷慨激昂。當我回到香港，正值《靈山》受獎盛事公布，頌聲四起，一時感興便也邯鄲學步，寫下《也曾走過靈山一程路》小小作，曾試投幾家副刊，誰知香港這文

學大筭地，祇認人，不認貨，我這貨一直沒人買，囤積經月，到如今祇好自家執拾入倉了。

幾個月來，耳聽行健大師意氣風發，大講文學遠遠超越乎政治，又看四周衆星拱月的璀璨，心中本也有些三几奮，但又看到七位校記團團擁住導師的一禎照片，他們一個個純真好學的臉神，那仰慕勤懇之情，却又使我擔心和有點心疼起來，我能不能努力發出點聲音麼？

不自量力堪笑，但對天地坦然，請在大快《靈山》的朵頤之餘，也捎試一口我家小炒。

二零零一年二月十二日

自序 (之二)

自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三日中風，至今條也捱過十年了，近兩年病情發展尤差，舉步維艱，每次執筆僅能支撐十分鐘，且腎衰已進入嚴重期，戒蛋白，遠甜品，元氣日喪。然在這個情況下，我居然還能在二十世紀最後的兩年中實現祖國江山萬里游，這不能不說是個小小奇迹！行程始終有賴親人扶助外，還因兒子從國內的合資廠裏借出了一部林肯牌的舊房車供我全程專用，也說得蒼天有情、賜福於我了。

這江山萬里游是分作兩次進行的，時間恰都在兩個國慶前後。第一次是從鎮江渡長江，過黃河，跨渤海，馳騁於華東的江蘇、山東、遼寧、河北幾個省；第二次則是從南京過安徽入河南踏上中原土，然後掉頭南回湖北，經武當、神農架到宜昌。游了萬里，寫點游記，原乏善可陳的，如可以多說一點，我這個人總喜歡在人家收獲翻過的土地裏尋找有無遺漏的『蕃薯雪』（家鄉話，意指小指頭般地瓜雪），收到這集子裏的幾篇記游就是作這方面的嘗試。可惜它們都祇局限於第一次華東沿海的旅游見聞，我原有個踏足中原的寫作初

想，却因爲身體日差、執筆無力，看來得被迫放弃了，如今祇剩下這不湯不水的一篇雜記《也曾走過靈山一段路》，既非散文，更談不上甚麼評論，便說是附庸風雅篇吧！顯得像俯在《靈山》上捉虱子的可笑。所幸前面幾篇如寫李清照的《悟》，隋煬帝的《千古是非……》，范仲淹的《太湖邊上……》，發表後反應都還不俗，還能從古歷史的寶藏中撿到一點遺珠，或加以拂拭，或稍作翻新，或抒發一點現代人的觀感……，都算得不落舊臼。《武夷縱橫》和《臺灣游踪》雖是多年前舊作，尚言之有物，一并收入本集，敢請讀者諸君賞析。

二零零一年二月廿日於香港

前奏曲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廿七日，在香港舉辦的兩岸三地散文詩研討會開幕式上，國內著名散文家郭風和評論家陳遼前後致辭，引誦了我的兩節散文詩，榮幸之至，今摘錄於此，以供賞析。

……我的確很想歌唱！但是詩人呵，我無法唱得『輕輕，輕輕，溫柔地』，我的歌喉祇適合於吶喊，我要大聲地吶喊！

我不願沉湎於少年的煩惱

更不聽那些長年無益的嘮叨

我知道，泉是千百條小溝匯成

山是在鋒利的刀嘴下變綠

祖國，您是喧嘩的大海

涵容得江河百川

您是無言的大山

——祇有宇宙創始者知道

沉默的力量

但是祖國您這常青樹呀

您既為新人催生

也不應排除如我的暮年

那就讓這小小窗臺為我見證吧，

看着我為您譜完這首永綠之歌！

摘自《永綠之歌》

……家鄉，我學習、工作、生活了大半輩子的家鄉，我如今祇能三年五年見您一面，但您却在我的心處擴大着，擴大着……

啊！家鄉，我可以道出您無數的不是、落後和愚昧，但我豈非正是為了

您這些歷史的創傷而倍加牽挂縈思！

啊！我的家鄉，不論您的游子走到何方，或在哪裏把人生的旅程走完，但您埋在我心中，却是永遠、永遠。您是我的聲音，我的語言，我的顏色，我最美好的夢！

摘錄自《家鄉，在我的心處擴大……》

也曾走過《靈山》一段路

詩曰：

江山何嬌美

《靈山》何黯淡

忍將滿城色

換取一紙書

看官，這詩從何來？原來公元二〇〇〇年十二月的一個星期日，小兒聞爾來看望爹媽，順帶來一本巨書放在桌上，說道：『這是高行健新近得獎的《靈山》，爸爸消閑也看看。他寫的其中從房縣入神農架經昭君故里到宜昌這條路，正是我們十月份旅行走過的。』我說：這麼厚本子，要讀多少時日呀？兒子說：不怕，人家說它像大笪地，甚麼雜貨都羅列一些，散啦啦的，沒甚麼嚴格章法，你要有興趣先看神農架篇，就從五十七章讀起，回頭再翻讀其他的；反正正本書是夫子自道，也沒個貫串的事件、動作，結構鬆鬆的。

當晚恰逢睡神遲遲不來，便披衣起身，捧書瀏覽到天明，覽畢透着一綫晨曦，倚床作了一首打油詩，欲問詩是爲何而作？幾聲禮贊幾聲彈？看官耐着性兒再聽我從頭道來。

我不知道高行健旅行路綫的細節，他前面寫着從雲貴高原彝族自治區坐車到龍宮、到黃果樹瀑布，怎麼後來一轉上到湖北的房縣進入神農架的？我們則是從北面武當山一路下來房縣的，我所以要這樣寫，是因爲從這裏進入神農架後，我們的感官和《靈山》裏描述的有着相當大的反差。○○國道在大山間展開，一路有溪水相伴。最具特色的是兩邊山色的變幻，車行其間，隨着山勢的轉彎，像翻過一頁又一頁的彩圖，着實叫人看着喝采。原來這裏都在海拔二千五百米以上，山勢又特別，不但高峻，更在山連山的綿連不斷，隨着車行轉換，那山便時在日光中，時在背陰中，因爲長年日照長短和山勢寒暑不同的關係，竟然造成這樣奇特的景觀：這一片山是金、黃、橙、紅，燦爛的輝煌，而幾分鐘後轉出來另一片山是蒼鬱翠碧墨綠，這樣的連篇翻閱着，真有目不暇及之感。經過丹江口到潭家灣水庫，山連水轉，碧波連天，更不禁嘆爲高山神奇！所以我讀了高行健在《靈山》裏寫到神農架的一章：『……公